



端午，是到了该好好吃一顿的时候了。端午节前后，正是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芒种。立夏小满正栽秧，芒种芒种，忙管忙种。这几个节气一路过来，那是真忙啊。收小麦、种玉米、栽稻秧、播大豆、压红苕藤等等，这十大摊子的农活儿。刚把庄稼种下地，还得忙着田间管理啊。乡下俗语说得好：光种不管，收堆杆杆。播下种下了，还只是个开头呢，要想有个好的收成，还得忙着管理。你不管，杂草比苗高，收秋时节，那就得饿肚皮了。一大摊子的农事农活儿忙下来，腰酸背痛腿抽筋儿的，是该吃点喝点了。人这一辈子，吃是个大事情。端午节吃什么呢？乡下人几千年的传统，吃粽子那是少不了。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，乡下一般人家是不敢想的，但扎扎实实吃上顿粽子粳，那是没问题的。乡下人吃粽子粳，那可是有些讲究。酒

泉之林

唯一的端午

河南濮阳 姜利威
 二
 在中国大地上，在中华儿女的心中，屈原，是一种信仰！浩浩荡荡的汨罗江，一流几千年，逝去的是岁月和这淙淙的流水，永恒的是，先生的灵魂。千年前的纵身一跃，溅起的水花儿啊，未能洗白那个世道，却点亮了数不清的人的目光和心灵。融为这汨罗江里的一滴水，于是一个
人，一条江，一个悲怆的故事，一种传世的精神，一种傲世的风骨，都在一个名叫“端午”的节日里，复活！

龙舟上，那么多的汉子，挥动臂膀。此刻火辣辣的阳光，也比不上那火辣辣的激情，汗珠子飞扬，扬出去的也是一种生命的色彩。擂鼓声，呐喊声，欢呼声，能否喊回您的灵魂？一个个粽子，散发着一个节日的诱惑，在众多的节日中，唯有端午，是为了纪念一个人和他的一种精神。

枣花香里的端阳

甘肃武威 蔡永平
 “五月里来五端阳，沙枣花插在大门上，雄黄酒酒高升上……”又听到熟稔的家乡小调，又想起儿时的端午节。荒滩中，沙窝里、石坡上的沙枣树开花了，灰绿色浓密的叶子中，一咕嘟一咕嘟的沙枣花，挤挤嚷嚷着，绽放着金色的笑脸。沁人心脾的清香氤氲，端阳节就在沙枣花香里款款而来。红彤彤的太阳升上地平线，母亲怀抱一小捆滴着露水的沙枣枝从村口走来。母亲天不亮下地，五月的田地里麦子在拔节，豆子在开花，马铃薯在结果，活计稠得很，急得很。母亲把几束沙枣枝插在门楣上，几束插在装满清水的玻璃罐里，花香瞬间溢满破旧的小院。母亲“咕嘟噜”一口气喝下半瓶凉开水，进了厨房。从面柜中取出三碗白面，堆在案板上，倒入烫手的水。母亲弓腰蹬腿，挥动手臂，使劲揉面，汗水从鬓角流下，母亲的脸成了大花脸。面团在反复揉压下软而劲，切成拳头大，用擀杖摊开，成圆圆的手掌大的薄饼。炉火“呼呼”，清油锅沸腾，母亲托起面饼沿锅边滑下。“滋滋啦啦”，油锅爆响，面饼翻滚，由白色渐成金黄色。母亲用筷子捞起油饼，放到盆中，一张张摺起来。母亲揭开铝锅，盛出枣糕。昨晚，母亲洗净沙枣，掺和糯米，放在文火上蒸三四个小时，大漠的沙枣和江南的糯米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演绎出别样的香甜绵爽。挖一勺枣糕，摊在油饼上，油饼对折，油饼卷糕做成了。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喝着鸡蛋汤，美美地享用节日大餐。很少动酒的父亲拿出一小瓶酒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麻纸包，里面是几块碎小的雄黄，这是父亲去村卫生所讨的。将雄黄放入酒中，摇几下酒瓶，酒呈金黄色。父亲斟满酒盅，准许我们每人喝一盅。端阳节喝雄黄酒，能消毒防病，免受毒蛇伤害，《白蛇传》里千年的白蛇误喝雄黄酒显出了原形，足见这雄黄酒的厉害。我们仰着小脸，围住母亲，缩起衣袖，露出手腕、脚腕，争抢吮吸。母亲眯着眼，连声说：“不急，全有哩。”母亲粗壮的手指拿起花花绿绿的丝线，灵活地上下穿梭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手腕、脚腕系上了五彩绳。有五彩绳护佑，百病不生成呢。我们的身体似乎充满了力量，轻快地飞向村口的沙枣林。躺在沙枣树下，听“啾啾”的雀儿鸣叫，看蓝汪汪的天，嗅浓郁的花香，畅快地享受端午节的快乐。

大运之河

粽香时节

四川泸州 周天红
 米，书上称着糯稻米，在乡下人家一般情况是不拿出来吃的。一是难种，病虫害多，收成不高，尤其是那个稻瘟病那是不好治住的。眼看谷子抽穗亮米粒了，一场穗颈瘟病下来，全糟了，收的大多是秕谷。二是弄酒米那东西吃，有点麻烦耽搁时间。乡下人家大多是在逢年过节时才弄酒米吃，而要吃酒米，一般是与粳粳有关的，比如黄粳猪儿粳、粽子粳、汤圆粳、年糕闹糟酒。做粽子粳，哪能离得开酒米呢？酒米是主要配料，再加上些饭米，书上称着粳稻米，按照习惯的比例配制而成。这个真靠习惯，如果你要吃粳糯点，那酒米的比例就高些，相反，就少放些酒米。包粽子的棕粳叶呢，那可不能用一般的树叶或竹叶，要用柃叶包来才香。把柃叶采下来，洗净后，还得放在开水里煮上一煮，主要是除去叶子的脆性和裂性，使之变得柔韧，好包。包粽子粳，那可是门技术活儿。如果没得点真手艺真本事，看起来简单，你却包不起那几个尖尖的角，一放进去或蒸或煮，准就暴皮，满锅都整起是米渣子。要说吃，那就更吃不进去了。



距离端午还有不少天，街上就有卖粽子了，有的是熟的，有的是生的。看见堆在小竹筐里一只只的粽子，不禁想起一个女人卖生粽子的事来。那时在乡中学教书，我正上课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推门进了教室。她邋里邋遢，黑黑的脸，好多天没洗过似的。这都不要紧，令我和同学们大吃一惊的，是她披头散发，胡言乱语，几十名同学都吓得瑟瑟发抖，大呼小叫。一阵惊慌过后，我觉察到，这是我们村上的大柱子妈，按辈分我得唤她表舅母。至于这表有多远，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八竿子都打不着。我竭力镇定下来，说：“表舅母。”她的嘴巴叽里咕嘟说个不停，我听了好半天才慢慢明白，她在街上卖她包的生粽子，下集了，她的粽子还没有卖完。瞧着她竹筐里一个都没少的粽子，我想：谁买你的粽子吃

那年，我十二岁，正上小学。父亲从部队带病回家后，体质极差，形容枯黄，药不离口，倍受疾病折磨。母亲拉扯着我们姐妹三人，省吃俭用操持家务，披星戴月地下干活，霜降时节也不肯歇息，一个人背着藤筐去山里采摘草药山果，用一双瘦弱的肩膀，扛起了生活的风霜雨雪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但是每年的端午节，当我们从学校急急跑回家，眼睛投向饭桌的一瞬间，总会看到在那个小小的竹筐里，在氤氲飘散的清香气，父亲立着几个如精灵般的粽子。虽然只有很少几个，却是我们姐妹很久的等待和期盼。

中午放学，远远地就看见家门口站着几个人。近前一看，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农妇，面呈菜色，粗衣布衫。身边站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，身上背着一个约两岁大的女孩儿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，说家里遭了灾，丈夫下落不明，若不是为了孩子，早投井死了，说着就要跪下去。母亲连忙拉住她，几步走到屋里，手里拿着几个粽子，她把粽子塞到农妇手里，说拿着吧，给孩子吃，你是当娘的，千万得咬牙挺住，孩子离不了你呀。农妇泪流满面，捧着粽子千恩万谢。这时，妹妹放学回来了，她看到农妇手里的粽子，顿时急了，上前就夺，嘴里嚷着：这是我的粽子！这是我的粽子！母亲一把将妹妹拉到身边，说锅里还有呢。妹妹哪里肯信？她像

每逢端午节前后，我的家乡到处生长着郁郁葱葱、馥郁芳香的艾草。



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，我的家乡一直就有这个习俗。“手执艾旗招百福，门悬蒲剑斩千邪”。端午到，家家户户门前插上艾草、菖蒲，趋利避害。这天一大早，趁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母亲就会领着我们，挎着筐去割好多好多的艾草。回到家，一束一束用线绳拴好挂在门楣、屋檐下、水井旁，牲畜家禽的棚圈也都会插上艾草。剩下的大部分艾草，晾干后都会贮存起来。在我的家乡，端午节插艾草和吃粽子、吃鸡蛋、系五彩线一样重要。

粽香时节

村子里包粽子粳，隔壁刘二娘那是算得上是一把好手。刘二娘人长得肥滚滚的就像个粽子粳，下地干农活不行，那做手上的手艺活，那是一流的。刘二娘包粽子粳，那是又快又好又漂亮。一张柃叶在刘二娘的手里转来转去，两瓢儿酒米灌进去，左捏右捏，一个粽子粳就成了。刘二娘包的粽子粳，有轮有廓，每一方的角角都尖尖的，很有吃相和看点。村子里的人家，端阳时节要走亲戚串个门儿什么的，要嘛就到刘二娘家学包粽子粳，要嘛就到刘二娘家买粽子粳。每一个端阳节前
后，刘二娘家可就热闹了。

包好了粽子粳，或煮或蒸，出了锅，上了桌，那就得吃啊。吃粽子粳那可是件热闹的事儿。其实，说实在的，乡下人过端午节硬要说是纪念这个或想起那个伟人或古人，也许有，但不多。大多还是为了家人团聚，亲戚朋友拢在一起拉拉家常，聊聊天话罢了。所以，这吃粽子粳的气氛就显得格外的浓郁。忙了好几季庄稼了，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好好坐下来吃一顿呢。儿女在外打工挣钱，大年过后就出去了，好几个月还没回来呢，

东山小鲁

粽子和眼泪

江苏连云港 陆琴华

啊？疯女人，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老昧子。此前，大柱子爸，也就是我表舅父天不亮赶集卖菜，路上，被一辆大卡车撞倒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那个时候的大柱子，正在县里复读。村里人瞒着大柱子，就连表舅母也没告诉大柱子，大柱子已经连续复读五年了。

人说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付出总有回报，大柱子第五年参加高考，还是落选了。那次大柱子到县里看分数，一去就没有再回来，原来大柱子经受不住再次落榜的打击，卧轨自杀。破屋偏遇连阴雨，大柱子出门七八年的姐姐，在夫家不久也因病去世。这样，表舅母就成了孤苦零丁的一个人。不知道是哪一天，好像我从乡中学回到家里，夜里睡得正香，被一阵吆喝声惊醒，侧耳一听，原来是表舅母幽灵一样满村游荡，听那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，我一下子从被窝里钻出来，喃喃自语：“表舅母疯了！”

表舅母叽里咕嘟地胡言乱语，很快把我从记忆里拉回。她要她把没卖出去的生粽子送给我，可是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，我嫌弃表舅母的病，自然也就嫌弃她包的粽子。不然，别人的粽子早早卖得一千二净，她的粽子为啥卖不出一只呢？被人拒绝是没面子的事，何况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呢？不要粽子，担心她跟我没完，就硬着头皮收下了她送我的—筐粽子，我大致数了数，有二三十只。表舅父去世了，儿子大柱子自杀了，女儿也因病不

在的，表舅母无依无靠，再加上她疯了……我不忍心，从包中摸出二十块钱，硬是塞到了表舅母手里。第二天就是端午了，我从学校回到家里，表舅母也来到我家。这次她是拎着一只蛇皮袋到我家的，里面装着一些青菜，都是表舅母刚刚从地里拔来的，原来又是送给我的。说真的，我家真的不缺青菜，何况是一个疯女人送的青菜呢？

如何打发这个疯女人呢？我跟在学校里一样，既不敢亲近她，又不敢得罪她，一心想着她能接受的办法打发她早一点离开，比如给她送两只苹果，或妻子不穿的衣服等等。可是表舅母什么都不要，而是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朝我家墙壁上看。镜框里有张放大的集体合影照，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任教书的毕业照。那时，大柱子还是我的初三学生。

表舅母就像见到大柱子一样，疯了似的蹦蹦跳跳伸开双臂抓那毕业照。我把镜框里的毕业照取出来，表舅母忽然嘤嚅哭了，哭成一个泪人儿，然后就是一阵死一般的静寂。

说真的，自从表舅母疯了，白天她到处吃喝，夜里也到处游荡。也许她太累了，抱着毕业照，竟然歪在我家桌子上睡着了。而这个时候的我和妻子，眼里注满了泪水，嫌弃甚至鄙视表舅母的情绪烟消云散。待表舅母醒了，妻子已经把她头天送的生粽子在锅里好好了。那年我们是吃着表舅母包的粽子过端午的，我们一家跟表舅母一起过的端午。

流年

飞走的粽子

山东济宁 刘琴
 一头疯了的小兽，急赤白眼地窜到屋里去看。趁着这工夫，农妇在母亲眼神的示意下，牵大抱小，一步三回头的蹒跚而去。这时，妹妹从屋里冲出来，被母亲挺身拦住，胳膊也被母亲牢牢地扭住，只有六岁的妹妹哪里还能挣脱？索性扑通一声坐在院子里，扯开嗓子大声嚎哭起来。我抬眼望去，在那个竹筐里，仅剩一个小小的粽子……

那年的端午节，全家人守着唯一的一个粽子，母亲的眼睛里隐着一层水雾，她轻轻地把那个粽子用小刀切开，递给妹妹一半，把另一半再切开，递给我和姐姐。妹妹用手捧着小小的一块粽子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，鼻子抽抽答答的，小嘴紧紧地抿着。父亲粗糙的大手一遍一遍地抚着妹妹枯黄稀少的头发，哈人的老旱烟飘成缕缕轻纱，萦绕在低矮的屋子里，他轻声地说：“见人有难，就得帮一把呀，咱少吃一口，没啥，你们现在还小，总有一天，会懂得这些事……”

太白湖畔

有香无花

黑龙江鹤岗 周咏明

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，我的家乡一直就有这个习俗。“手执艾旗招百福，门悬蒲剑斩千邪”。端午到，家家户户门前插上艾草、菖蒲，趋利避害。这天一大早，趁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母亲就会领着我们，挎着筐去割好多好多的艾草。回到家，一束一束用线绳拴好挂在门楣、屋檐下、水井旁，牲畜家禽的棚圈也都会插上艾草。剩下的大部分艾草，晾干后都会贮存起来。在我的家乡，端午节插艾草和吃粽子、吃鸡蛋、系五彩线一样重要。

趁着端阳回来一趟，得好好相聚。后山前山的七大姑八大爷的亲戚朋友，都早出晚归忙着地里的庄稼活儿去了，就隔着村子口一座老石桥呢，好久没在一起聊聊了，正好端阳节，大家坐在一起热闹热闹。端阳节，吃的气氛就上来了。你一口粽子粳，我一口粽子粳，把心里的话、外面的事儿、田间地头的庄稼，都要拿出来摆谈摆谈，有苦有乐，有甜有酸，啥事儿，哈哈一笑就过去了。

端阳节吃粽子，那就是吃的亲情、友情，再加和谐与舒心，安逸哟。

如果一边吃着粽子粳，桌子上摆了一大桌子的家常菜，还有一碗黄酒，那就更安逸了。乡下人端阳节是要吃雄黄酒的，可雄黄酒那玩意儿，多多少少喝点还行，有驱赶蚊虫的作用，可喝多了，那就不行，那家伙是爆火的。要真喝放开了喝，那还得喝黄酒。此黄酒也不是什么绍兴黄酒，而是乡下人自己泡的。酒是乡场上打回家的粮食酒，再在山上采些草药泡上，不出半年，泡得黄金干色的，就是这种“黄酒”。

几个粽子粳，两杯黄酒下肚，端阳就过得很有些节气的味道了。如果还有个儿女孝顺，家庭和睦，朋友够哥们，一桌子的酒啊菜啊吧啊糖的吃下来喝下来，那就是神仙日子了。

一个节气，一种乡村千年的传统，总让人想起生活的简单与轻松，总让人想起亲情与人情的纯朴和纯粹。端阳节，阳光正好，心情也正好。
 ■本版摄影 广东梅州 苗青

九州论剑

江汉天籁龙船调



许多人，尤其是城里人，只是听说过“龙船调”，没有真正听过江汉平原那雄浑高亢、悠扬悦耳的天籁之音。

龙船调是江汉平原乡下划龙舟时的男人大合唱，但那不仅仅是为了社交或者因为娱乐而歌唱，那是战斗号子，与划船的热情和动作相关。

农历五月的端阳节，设定龙舟比赛的河岸，人山人海。龙舟未到，龙船调就已荡漾在宽阔的水面上。此时，参赛龙舟在歌声中纷纷亮相，这是“划游船”，也即热身。比赛尚未开始，歌声比较悠缓。

龙船调是由领唱、合唱、和唱以及吼白等部分组成。每只船上专设一名鼓手，牛皮大鼓的敲打，就是唱歌的节奏，也是划桨的节奏。一般情况下，鼓手就是领唱人，也有船头“抢标人”，俗称“头槌”，此人手中的槳实际上不划水，而是与鼓点合拍朝天划的，相当于合唱团领唱的指挥棒，而整船人都是歌手。狭窄的龙舟上分左右排开的二十儿名水手，相互之间难得看清划桨、起桡的动作，所以，鼓点就是命令，歌声就是号角。

龙船调在划游船时更好听些。比赛正式开始后，捉对比拼的双方水手，极力角逐，情绪激昂。领唱与水手大多省略了中间的“唱”，而只剩下最后的“吼”了。那就听这些平时耕田使牛、栽秧打场的庄稼汉子们，是怎么在难得的欢乐节日里唱出他们心声的吧。

(咚，咚，咚——咚咚——咚！)
 领唱：划花儿——
 合唱：龙喝彩——活——
 领唱：一鼓啊一桡哇——
 合唱：吆——活——火——呀！
 吼白：(咚！)划！
 吼白：(咚——咚咚！)划！！
 吼白：(咚——咚咚！)划！！

(咚，咚，咚——咚咚——咚！)
 合唱：划花儿——
 合唱：龙喝彩——活——
 领唱：桡子啊拿齐哟——
 合唱：吆——活——火——呀！
 吼白：(咚！)划！
 吼白：(咚——咚咚！)划！！
 吼白：(咚——咚咚！)划！！
 ……

龙船调内容十分简单，且大多重复。头上一句即可领唱，也可合唱。只有中间一句领唱的词必须变换。好在只有四五个字，领唱者随机应变，见啥唱啥皆可。例如：力争上游，鼓足干劲，争抢头标，齐心协力等等，只有得胜之后才能唱“天下呀无对哟！”，一般不唱这句有狂妄嫌疑的歌词。龙船调重要的是那些合唱和吼叫，这里不是显示艺术水平的场合，只需要烘托欢乐、雄壮、激烈的气氛，激发昂扬的竞技斗志。因为这里是乡下某个集镇边的大河里，因为参与者是肤色黧黑、力道刚劲的庄稼汉子。

龙船调起源于何时，无从考证，也无文字记载。也许它像沙子、像阳光，从历史的某个缝隙里溜了出来，连同顽强的野草一起在民间的沃土上生长蔓延，看不到却听得见。它无需申遗保护，无需抢救发掘。它或许从屈原大夫投江而死的江边开始，唱过了汉唐盛世，唱过了苦难岁月，一直萦绕在荆楚乡野之间，从来未曾远去。

南荷北佛

童年粽子的香味

湖南常德 江迎桃

端午将至，大街小巷飘荡着粽子的清香。母亲喜欢自己包粽子。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，母亲会去湖边摘粽叶，回来煮熟备用。那个是个极辛苦的活，湖水倒不是特别凉，只是芦苇丛生得茂密，人站在水里，高高的芦苇完全把人给淹没了，人在里面行走极端困难。粽叶的边缘还有毛刺，粘在 person 上既疼又痒。泥里刚长出的芦苇像锥子似的，扎得人脚底生疼。

我站在岸边，一会儿就看不到母亲了，急得大叫，母亲就会安慰我，“不喊不喊，回去了就包粽子吃！”母亲采摘回一大包粽叶后，就像生过一场病似的筋疲力尽。我问母亲：“为什么不买呢？”母亲只是说：“买不要钱吗？有摘的就自己摘！”现在想来，是母亲让我懂得了勤俭节约、自力更生的含义。

初四包粽子，母亲拿出糯米，仔细的择去碎石子等杂物，用清水淘洗两遍，将其它物品备好，等糯米将干未干之时便开始包起来。

包粽子是个技术活，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只见母亲娴熟地拿起粽叶，轻轻一卷，几片绿蝴蝶似的竹叶，瞬间就成了漏斗的形状，将米放入“漏斗”，用筷子轻轻捣几下，压实，母亲把“漏斗”上面的粽叶一折，将米覆盖，再细绳绕粽身一圈，牢牢地扎紧，一个三角圆锥形的粽子就包好了。

母亲总喜欢把粽子五个五个的连在一起，提在手上沉甸甸的。我特别好奇，想学包粽子，母亲便教我包，可我不是把粽叶弄破，就是粽子里面的米往外面撒，怎么也包不会。母亲总是说：“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熟练了就好。”

粽子包好了，母亲就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。闻着渐渐飘出的香味，将米放入“漏斗”，用筷子轻轻捣几下，压实，母亲把“漏斗”上面的粽叶一折，将米覆盖，再细绳绕粽身一圈，牢牢地扎紧，一个三角圆锥形的粽子就包好了。母亲总喜欢把粽子五个五个的连在一起，提在手上沉甸甸的。我特别好奇，想学包粽子，母亲便教我包，可我不是把粽叶弄破，就是粽子里面的米往外面撒，怎么也包不会。母亲总是说：“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熟练了就好。”粽子包好了，母亲就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。闻着渐渐飘出的香味，让我们馋涎欲滴。母亲却不准我们先吃，而是让我们先给奶奶端一碗过去，还得给隔壁的刘爷爷送一些后才可以吃。不知道父母是否吃了，只知道我们面前一大堆剥下的粽叶，锅里已经不见粽子了。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，母亲又有几次吃过饱饭呢？

如今，各种形状、各种味道的粽子，随时都可以买到，却怎么也吃不出童年粽子的香味了。